

刘华 著

Ling Hun De Ju Suo

灵魂的居所



百花文艺出版社

BAIHUA LITERATURE AND
ART PUBLISHING HOUSE



灵魂的居所

Ling Hun De Jiu Suo

刘华 / 著
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
藏书



百花文艺出版社
BAIHUALITERATURE AND
ART PUBLISHING HOUSE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灵魂的居所 / 刘华著. — 天津: 百花文艺出版社,
2006.6

ISBN 7-5306-4471-8

I. 灵… II. 刘… III. 民居—古建筑—简介—江
西省 IV. K928.71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6) 第 047641 号

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

地址: 天津市和平区西康路 35 号

邮编: 300051

e-mail: bhpubl@public.tpt.tj.cn

<http://www.bhpubl.com.cn>

发行部电话: (022) 23332651 邮购部电话: (022) 27695043
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
河北省三河市宏达印刷有限公司印刷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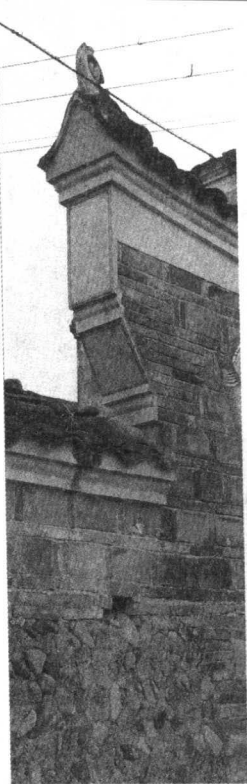
※

开本 740 × 970 毫米 1/16 印张 15.5 插页 2

2006 年 6 月第 1 版 2006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 1 — 6000 册

定价: 26.00 元



1 曾经的家园,灵魂的家园 001

走向古村,我常常愕然:不知是风景把它的建筑自然化了,还是那些建筑把自然人格化了。

2 古村与诗意栖息 015

我更愿意把杨救贫们视作纵横天下、放歌山水的行吟诗人。只不过,他们的诗不是七律而是八卦、不是文字而是砖木罢了。

3 围屋,客家人的心灵图谱 031

圆圆的井口、井台和水沟,像耐人寻味的符号,张贴在家居的入口,昭示着族人的共同心愿,它极可能就是围屋建筑的意义所在。

4 封闭:建筑的防范选择 044

私密空间的相对扩大多少体现出对个体的重视,但并不意味放弃宗族伦理原则,只不过原则变成夹峙个体的房屋,督护个体的院墙。



5 极尽标榜的宗祠及戏台 059

宗族情感一定是与生俱来的，正是它孕育和造就了宗祠建筑，而宏伟的宗祠，则成为延续宗族血缘关系的文化空间。

6 砖木渴望着鱼龙际变 075

建筑中悄悄地融入了平民百姓的梦想，在那个梦想里，他们是自己的王者，自己的青天，他们的疆域在自家的屋檐之下。

7 财富唤醒了建筑个体意识 092

商业文明反映在建筑上，透过它的铺张奢华，我们看到的其实是一种现世精神。同时，它也提供了张扬个性的可能。

8 起居在驳杂的民俗信仰中 109

寄寓建筑的思想情感是神圣的。那些砖木有血肉有神经，维系着家族的死生祸福、兴衰荣辱，牵扯着人们内心的幸福和疼痛。

9 精神的盛装，心灵的彩饰 124

具有民俗意义的符号，指向我们的来路。一旦读懂了它，也就理解了我们先人的生活历史和面对苦难的生存智慧和意志。

10 体现建筑个性的雕刻艺术 141

雕刻的个性就是建筑个性的体现方式之一。
这是因为渗透于雕刻作品中的审美理想,是和融化在建筑中的情感寄寓息息相通的。

11 广为流传的雕刻艺术语汇 158

反映了民族的民俗心理和审美意识的象征符号,串联了人们普遍的精神心理,由此可见民俗力量的巨大凝聚力和感染力。

12 被精雕细琢的文学景观 171

文学曾经是那样口碑相传、深入人心,如自由出入寻常人家的街泥紫燕,以至檐下梁上尽是它的呢喃。

13 耐人寻味的装饰绘画 185

装饰绘画可能更加注重内心化,带有某种隐秘性,需要对外展示时,它就会表现得羞涩、拘谨,甚至情愿给人笨拙、幼稚的印象。

14 匾额和楹联:冠冕和旗幡 199

文学与书法,真可谓是“翰墨姻缘”。而把它们送入洞房的,常常是雕刻。楹联和匾额所体现的强大的意志力,能够直抵人心。





15 笔墨崇拜中的独特气质 213

楹联大多反映的是广域文化环境的普遍心态,但是,一旦它们极力地强调某一方面的内容,便反映出一个村庄独有的精神气质。

16 渗透古村建筑的文化血脉 226

一个村庄也许能够召唤众多文坛巨匠。他们的墨宝一旦作为牌匾高悬在建筑之上,就是古村最为高贵气派、最值得自豪的装潢了。

后 记 240

走向古村,我常常愕然:不知是风景把它的建筑自然化了,还是那些建筑把自然人格化了。

1

曾经的家园,灵魂的家园

最初对古村的兴趣,源自好奇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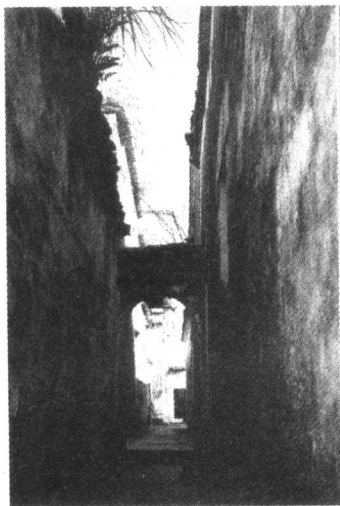
——我总想追问它对自然的那种充满敬畏的尊崇。村庄向自然索取一块领地,作为人类安居的寓所,其建筑的本意便表达出对自然的适当隔断。它用宅院,用山墙,用屋顶,用沟壕,与风雨雷电对抗,与蛇虫猛兽对抗,与一切可知或不可知的危害对抗。然而,人对自然唇齿相依的情感,决定了村庄集聚于大地,就和自然须臾不可脱离了。它用门、用窗迎迓着自然,用天井和院落呼吸着自然。村庄成为古村的历史,仿佛就是建筑和自然不断协调、相互授受契合、逐渐融为一体的过程。一些燕雀成了梁上檐下的熟客,一些藤蔓攀过了人家的墙头,一些草木更是纵情恣肆,在瓦沟里扎根,在砖缝间落户。即便雨水吧,一旦由天井泻入屋堂,就溶解成为人们“四水归堂”的祈愿,成为大自然的赐福。

是时间把古村造化为山水田园间不可或缺的景物,成为山水之精神,田园之魂魄。在辽阔的苍穹之下,它通过屋宇的水平铺开构成建筑群落,形成优美的天际线,仿佛舒展身体紧贴着大地,用全部的肌肤和血肉吸纳着天光地气。假如它成群结队地匍匐在田畈上,密密匝匝,如同成百上千只永远沉醉于孵化期的大鸟;而在逼仄的山坳之中,它依偎着团团绿荫,

聚族而居，则似进入梦乡也在反刍生活的牛。

是的，在我眼里，它始终是有生命的。我指的并非由弥漫其间的炊烟、声音、气味和色彩所传达的生命信息，而是说它的建筑本身就是活生生的存在，就是依存于自然的一种生命。它会在溪水中洗濯自己的倒影，借晨岚擦拭自己的羞笑；它会一直钻进山的深处、路的尽头，然后藏在某棵古樟的暗面，宁静生活的背面，警惕地打量着远道而来的不速之客。作为古村，它的恒久得益于自然的庇护，自然所拥有的一切都可以阻隔外界对它的入侵；而它的粉墙黛瓦或青砖灰瓦掩映在季节变幻的色彩中，构成了耐人寻味的动静关系，流动的岁月仿佛因此滞重而稳定，安详而深沉。走向古村，我常常愕然：不知是风景把它的建筑自然化了，还是那些建筑把自然人格化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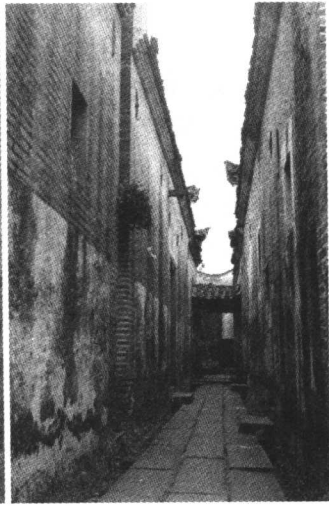
——我总是惊羡它兼收并蓄各种艺术的风雅。我相信，仅仅依靠自然的庇护，是无法解释它延续数百乃至上千年历史的全部缘由的，它历尽沧桑，可以颓败，却不凋亡，一定有着坚硬或柔软的内在生命动力。丰厚的文化底蕴、丰富的艺术珍藏，就是它内在生命绵延不绝、摇曳多姿的精神支撑之一。所以，通常一座古村就是一座民间艺术博物馆，一座民俗博物馆。很难想象，一个没有多少精神寄寓的村庄能够战胜自然的觊觎、岁月的风蚀、它自己对传统的怀疑、否定和颠覆，一直保存、看护着自己的历史风



婺源思溪村



吉安钓源村



吉安钓源村

貌;反之,如果说,古村世世代代保留着先人的遗产,是出于共同的质朴的文化自觉,那也是不可思议的。

那么,为什么直到今天它仍能以琳琅满目的艺术珍藏令人流连其中呢?我更愿意到每栋老房子、每块砖石、每根梁柱中去探究其奥秘——我赞叹那种由建筑艺术的面、体形、体量、群体等等要素构成的形式美,赞叹记录着设计、技术和工艺水平,尤其充满艺术想象力的各个细部,比如繁复炫目的天花藻井、富丽堂皇的门楼门罩、精雕细刻的雀替斜撑,以及轻灵如翼的飞檐翘角等等。令我久久回味的,正是遍布其间的各种艺术,那些以木、石、砖为材料的雕刻,那些描绘在瓦檐下、门楣上的美术,那些题写在匾额、楹柱上的书法。通过那些图案和文字,探寻民俗的生成、风尚的演变、生活的历史,要比考证建筑材料、设计风格直观得多。

正是那些有时显得极其铺张、极尽风雅的作品,让我看到了强大的生机勃勃的民间理想,以祭祀的姿势,以炫耀的神采,以教化的口吻,作出贯通古今的表达。或者,只是平易的讲述、悦己的陈设吧,但是,浸润在其中的思想、观念、情感和情绪,也能以其润物无声的感染力唤醒一代代人的认同感。这种认同感常常在恍然若梦的情境中油然而生。

为古村增辉的民间艺术,所表现的民间理想的主题之一,便是陈述人与自然依存且膜拜的关系。那些日月山水、花鸟虫鱼、祥禽瑞兽,原本就和人们骨子里亲近自然的感情息息相通,更何况这些形象早已注入了人的祈愿和心志,成为种种象征。即便是表现戏文故事与生活情状的那类人文图景,无论威武雄壮的、风流儒雅的,还是亲切平易的,一旦突凸地展现在与自然相呼应的古村建筑上,不也成了人对自然的一种宣告、一种对话吗?

那是一种持之以恒、滔滔不绝的对话。和平之中,不无敬畏;禁忌之余,充满感恩。

——我总会惊奇于不断发现古村的消息。这样的消息总让人恍然,好



瑞金密溪村

池塘里的石墩曾支撑着一座戏台。如今,戏台无存,观众仍守候在祠堂门口。

像古村不是活态的,而是从岁月深处发掘出来的废墟。谁都知道,它们的存在是无可置疑的事实,只是“养在深闺人未识”而已,我想之所以声称“发现”,也许是针对那些茫然于毫无个性,甚至也没有多少美感的建筑丛中的眼睛而言的。在这里,当然大可不必同一个动词较真。其实,我感激关于“发现”的消息,正是这些消息引领着我,去探究古村被时间和空间闭锁的秘密。

走进任何一座古村,我们都能领略到它始终鲜活的真相。生活在村巷里、河岸下潺潺流淌,从瓦缝里、枝叶间袅袅飘升,许多肃穆的墙上还留着动荡的记忆,许多重修的祠堂又点燃更多的香火。每个季节,只要是阳光



青原富田村

灿烂的日子,屋顶上、架子上、坪地上,以及溪边的码步上,总是晾晒着各种粮食的种子、各种用来腌制的菜蔬和各种农具、生活用具。在如此自然、凡俗的氛围中,我对晾晒于灿烂文化下的平和以至于黯然的表情,也就不敢大惊小怪了。但是,我不能不暗暗吃惊:呈现在眼前的粗粝的生活形态,竟有精致而丰富的民间艺术藏于其中;而对村庄的历史、文化知之甚少的人们,

却是幸运的遗产继承者。当他们宽厚大度地任由客人在自己家中进进出出的时候,如果一定要从他们的眼神里找到区别于别的人群的特质的话,那么,最常见的内容竟也是茫然了,茫然于突然被惊扰的平静,茫然于回答探究的尴尬,茫然于高贵门第蜕变为寻常人家的一切和谐与不谐之处。我特别留意人们的表情,即使屋门洞开主人不在,我也要通过墙上的照片去端详一座古村的活态。我以为,人们的现实表情一定和建筑的表情、历史的表情,有着某种关联、某种约定,可惜我无从破解。倒是那些茫然的眼睛(包括为开发旅游资源而激动得茫然无措的眼睛),让我忽然觉得,与其说古村被岁月尘封着,不如说它是被它夜不闭户的主人们锁在茫然的眼睛里了。有意思的是,如今这种对自己的历史与文化的不自觉,居然以其漫不经心而保全了古村;偏偏,有许多刻意的保护,反倒成了令人啼笑皆非的“保护性破坏”。



歪门斜道的村庄——吉安钓源村



吉安钓源村

我好奇地走马观花。尽管每次都是行色匆匆，却也感慨良多。幼时，我曾去过两座北方的城市，至今还记得那车马辚辚、风情别具的宽阔大街，那槐香满墙、低矮温馨的四合小院，而早在八十年代再去时，它们就已经大步迈向了天下大同。至于如今，不提也罢。即使乡村的建筑，也千篇一律的潦草。人们寻找、探访古村的热情，就反映出了对现时生存空间的普遍的厌倦心态。前往古村，就是前往我们曾经的家园，前往我们曾经的生活，我们永远依恋的自然，世代仰慕的历史文化。



吉安钓源村

依村的七口池塘，取七星伴月之意。

是的，我对古村的认识是矛盾的。一方面，我认为它是活态的，不只是在宗谱里、在包括建筑在内的民间艺术里延续，势必也在血脉中因袭；另一方面，我又把它指认为“曾经的家园”。这是因为不管我们承认与否，它的确有不少东西作古了，有物质性的，也有精神性的。尤其致命的是，有更多的东西被风化，在萎缩，在变异，深入其中并屏声敛息，就能感受到它萎缩的过程。面对那些雕梁画栋的老房子，在赞叹创作者的技艺时，我们难道不会为当时其从容的心境、优雅的气质，自叹弗如且忐忑不安？望着气宇轩昂的门楼，在品味匾额、楹联上的文字时，我们难道不会油然生出莫名的感伤？我知道，消亡也好，萎缩也好，未必能够轻率地归咎于某个年代、某种时势，也许这些状态恰恰就是由事物的内在发展规律所决定的。事物的消亡和萎缩，一如它们的生成和发展。

我看见了一座古村令人震撼的生成。

在我任由思想反复进入的这个村庄里，随处可见不顾结构逻辑的非理性的组合。青石板和鹅卵石铺的路面干干净净，却表现出反叛与对抗的性格，或者刻意不与正门对称，或者一头宽一头窄，或者有房屋蛮横地斜插出来，把路挤瘪了压断了。房屋也放纵得可以。没有一栋完全规整的房屋，正如没有一条两边平行、始终宽窄如一的路。每栋房屋的四面墙，总会有一堵墙或一个角，莫名其妙地凹进凸出，改变平面或直角，以此破坏它的和谐，它的秩序。墙面的垂直线也多有不规矩的，无端地造出倾斜的部分，令人感到行将坍塌的强烈不安。不规则的门框，不对称的窗户。所有这些，分明存心要破坏中国建筑常取的中轴对称的严谨构图方式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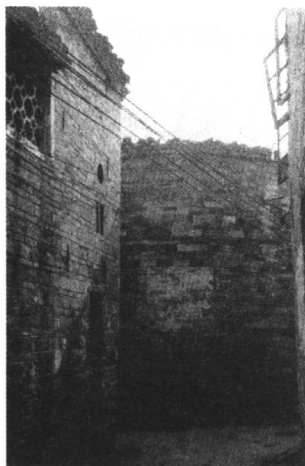


吉安钓源村

听说，此地的民居不肯整齐划一，是因为人们心怀对命理运势的恐惧，精研易经八卦，希冀从中寻找变通之法，寻找富贵长久的秘诀。村中农户家比比皆是描金画、鎏金的木雕、木刻，记录着此地人当年逐利四方财源广进的繁华岁月，也记录着人们纸醉金迷的流连和祈祝。建筑艺术最重要的价值在于它与文化整体的同构对应关系，是某一文化环境中群体心态的映射。因此，不难判断，这个村庄沉溺于穷极奢侈、祈望富贵长久的心态，便是在风水学说中找到了精神寄寓，从而表现为“歪门斜道”。村中建筑及家具上随处可见鎏金镂雕的八卦图案，完全印证了这一点。

但是，穿行在其间，感受着建筑艺术在这里经营的非常独特的精神氛围，我相信它的一石一木注定会有更为复杂的情绪意境，尽管它们沉默着；尽管，由于建筑艺术的表现性和所传达情感的抽象性，它所创造的情绪意境是朦胧的，深沉的。

这里曾生活着追求并炫耀荣华富贵的一群，它的建筑为什么在夸富逞奢的同时，表现得如此忧心忡忡、惶惑不安？为何紧张？为谁迷茫？被歪曲的房屋，是否象征着心态的畸形，暗示着某种岌岌可危的不测？房屋上那打破常规、别出心裁的局部改变，是否可看作一种挣扎和抗争？若是，它的整体难以彻底颠覆建筑的根本法则，如同大面积的无助的茫然，又使它渺小的抗争显得多么荒诞可笑。被荒诞感挟持的村巷，是否预兆着前路的



赣县白鹭村



赣县白鹭村



汉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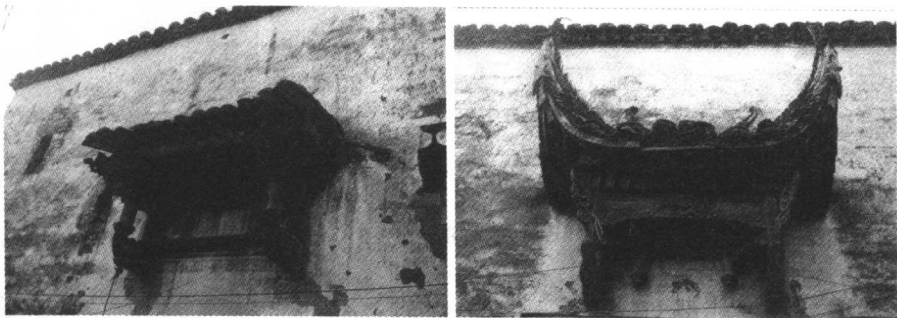
历史是一层层的灰浆和墨渍。

凶险难卜？至于一头大一头小的路，很轻易就被人命名为“棺材路”，不知这原本就寓意着命运的逼仄，还是世事的无常？即使促狭或较为宽阔的门前，它所提供的空间为什么也那样不讲规矩方圆，用变化多端的几何图形大肆渲染紧张感？

面对这一切，如果仅仅感觉好奇，就显得迟钝甚至麻木了。它几乎把一个时代的社会心态，一群人的生存状态和心理，他们的感受、情绪和内心深处的深刻矛盾，光怪陆离地裸裎在“歪门斜道”的建筑中。它的表情多么风流倜傥，又是多么俗媚轻狂，多么雍容富态，又是多么痛苦难言；它的语言是声色犬马、撒豆戏妓的调笑，是夜夜笙歌、醉生梦死的呓语，更是人生苦短、浮华如梦的真言。

那么浓重的哀伤，那么深刻的自省，弥漫在富贵荣华的记忆中，乃至将其浸泡、冲刷得斑斑驳驳，如此看来，祈望富贵长久的心态恐怕就不足以解释此地建筑个性的生成了。

当我得知此地人与欧阳修同宗时，欧阳氏族众多光耀千古的名字纷纷在心中涌出。我情不自禁地攀上古村的后山，去眺望远远近近的姓欧阳的村落，去统摄曾渗透于广阔民间的“学而优则仕”的传统心理和以诗书传家的社会风尚，以及由此造就的璀璨的庐陵文化，去俯瞰这个也曾儒雅一时的古村的内部潜在。山上数万之众的樟树未能遮蔽我的视线。遥想当



乐平下徐村

年，庐陵乃至整个江西的广域文化环境呈现在眼前，这时，我似乎体悟到了这个古村其时所承载的巨大的精神压力，似乎觉察到了即便在热烈追求俗世享受时，仍让它一直耿耿于怀的是什么。

它是不是困扰于来自重文轻商传统的深刻鄙视，以及自卑？在儒雅之风的重重包围下，它的靡丽之习是不是一种痛苦绝望的放纵？它的“歪门斜道”是不是面对文章世家的族谱所作的检讨，检讨时的自嘲？

也许，走在“歪门斜道”的迷宫里，我的感觉也不自持地顺势歪斜了。的确，我对建筑知之甚少，尤其对其如何受儒道佛各种宗教文化的影响，更是心虚得很。想来，各种文化对它的渗入，同样可以发生在别的村庄，并且可以复制得毫无二致或表现得大同小异。但是，各处选择、接纳的心态，肯定因社会背景、生活环境、生存状态等等差异而不同，它们都会成为各自所植根土壤的文化内涵的真切反映，都会有属于自己的鲜明性格。因此，我们在欣赏每座古村时，都会得到不同况味，被不同的情感所感染，而它们所表现的朦胧的情感，肯定都能在已经逝去的历史生活中找到确凿的依据。

不过，当我把这个村庄的建筑当作艺术作品来欣赏时，史实好像变得并不重要了。建筑所营构的，岂止仅仅是一种情绪氛围！那动荡不安的村巷，不就是跌宕起伏的情节线索吗？那神秘变幻的房屋，不就是生动饱满的人物形象和复杂微妙的心理写照吗？它的叙述富有哲理富有力量，那是用砖木码出来的文字，尽管墙根处布满苔藓。翻开它，犹如打开一部充满命运感、沧桑感的长篇小说，令人炫目的生活图景扑面而来，耐人寻味的精神历程依稀可见。当我为之震撼时，想来，那一定是历史深处的某种浓

烈的精神情绪已经贯通了漫长的岁月,抵达我的心灵之中,思想之中。

正是那次造访之后,我对古村的建筑艺术有了全新的理解,而且,那次经历鼓励了我理解古村的由眼入心、反心及物的审美理念。其后,我反复寻味自己到过的每个古村,感受着它们各自所营造的情绪氛围,渐渐明晰在如今的建筑乃至生活中,那些已消亡和正在萎缩的是怎么了。

——是鲜明的性格,是表达的欲望,是浸润于平凡生活中的文化精神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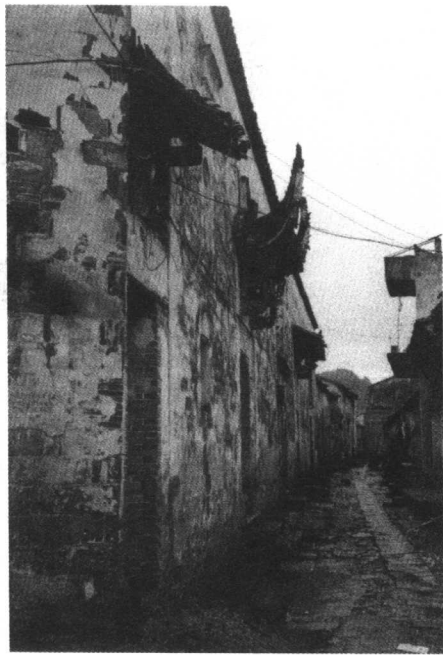
写到这里,我不由得想起房龙在《人类的艺术》中说的一段话。他说:中世纪的人,能够通过教堂、绘画,或是唱歌,来表达共同的感觉,“他们能够不加掩饰地来表现他们的感受,一点儿也不弄虚作假;而弄虚作假,成为现代生活的通病。”

是吗?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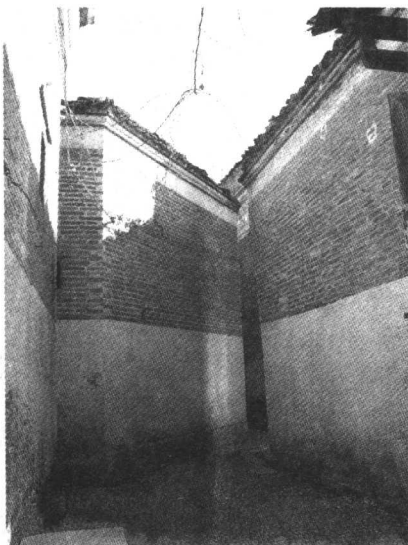
现在,我面对的是采风搜罗来的几座古村印制的折页。它们居然拉到了厂家的赞助,很单薄的古村介绍,已经弥漫着浓郁的现代商业气息。有些地方还成立了由村民、乡村组织与企业入股加盟的古村旅游开发公司。这种积极性无疑是可贵的,它本身就体现了珍视民间文化遗产的立场,客观上也的确起到了一定的保护作用。但是,我隐隐地担心:那种突然被唤醒的保护意识,好像和古村通过建筑及艺术传于后人的荣誉感,并无多少血脉渊源,那么,它究竟能维系多久?那种带着广告目的、迎合猎奇心理的对历史文化的挖掘和演义,是否会遮蔽了我们对古村历史全面深入的体察?那种为了招徕游客、抽空了民俗内容的民间艺术表演形式,是否会成为上了岸的鱼,从此失去鲜活的存在?那种势不可当的各自为战的开发利用,一旦被功利企图完全左右,是否会破坏古村在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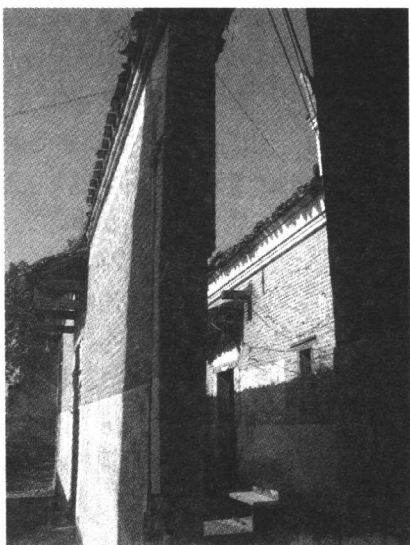
乐平下徐村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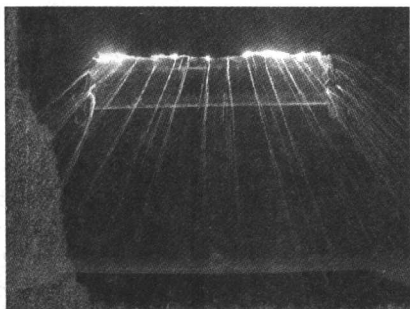
乐平下徐村



吉安唐贤坊村



吉安唐贤坊的照壁



建筑就这样吸纳着阳光和风雨。

平静中业已形成的“生态平衡”？

当然，我们不能企望让古村一直闭锁在历史的深处、茫然的眼神深处。正因为如此，在这样的情势下，我们理当加以抢救和保护。作为文化人，我们所能做的，大约就是建造一座古村博物馆了。

——以文字为砖石、以胶片为木料。

我以为这座博物馆可以“江西古村博物馆”命名。用“江西古村”的整体概念，囊括所有的折页、所有的影集，所有的自说自话和自行其是。化五彩斑斓于一炉，融纷繁多样为一体，当可与其他地方的民居建筑媲美，它的丰富性正是它的风格所在。这样，无论对于保护，还是对于开发，都是有